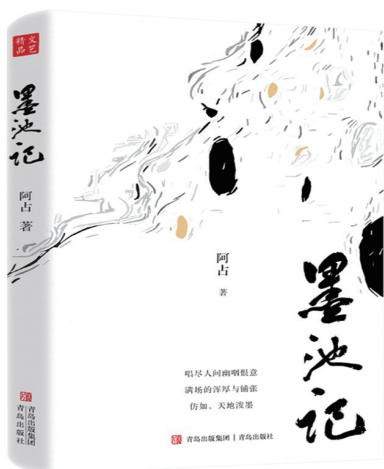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知”与“行”的统一

王 俊



《墨池记》
阿占 著
青岛出版社

读完阿占新出的中篇小说集《墨池记》，我开始想象伊人日常。她的朋友圈三天可见，偶尔一两张美图，零星几点文字，似不像我们这些凡人，买菜做饭带小孩，搞钱社交杀时间，在我心里阿占是一位艺术家。

《墨池记》里四部中篇，每一部都能看出阿占下了功夫。我亦青岛土著，书中诸多场景，都是当年记忆或正在经历的体验。阿占写出了我一直期待的属于这座海洋城市土著灵魂里的“高级感”——这不是作家安坐斗室凭空虚构，或坐拥书城倚仗先贤就能够领悟到的。只有常年田野调查，只有站在破舢板上，与活生生的刺棱棱的个体与现场交流，才会从章节字句里流露出来，且毫无刻意。这个“度”非常重要，就如同书法的转折顿挫决定作品风格，佳肴的文武火候体现厨师功力一样。

阿占历来文字韵律十足又克制，且能霸占读者的各个感官。视觉，听觉，味觉，触觉，嗅觉，甚至与你的心灵直觉做游戏，让你猜测故事走向。有的时候，你会猜中。有的时候与你的想象大相径庭。还有的时候，没有直接答案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片留白，开放式的以虚写实，让你翻过去，追逐故事的发展脉络，还是放不下，回头再翻，再揣摩……可以说，《墨池记》中的每一部，都符合海明威提出的小说创作“冰山理论”。

除了感官挑战，《墨池记》还可以满足读者对于好词好句的诉求。随手翻到哪里，哪里就是语文老师让你

拿起笔在下面标注重点的精彩片段。“当鱼群栖息的潮间带不再被信赖，史诗般的洄游，也将随之消失。”（《满载的故事》）；“秋天，风来自高处，带着纯正的清新感，绝不是那些盘错

于工厂之间的低矮又黏稠的风。黄昏一旦霞彩漫天，后海便扑了胭脂，坚硬的东西都模糊下去。”（《后海》）“老房子是有毛孔的。毛孔大小不均，散布于墙壁和天花板，还有那条又黑又长的走廊。毛孔吞噬声音，吞噬温度和表情；吞噬男人的勃发、女人的柔软；吞噬老人眼里的最后一道精光。对于孩子也毫不留情。”（《来去兮》）……每一页都不糊弄，阿占做到了，我想这就是作家的“工匠精神”吧。

除了调性高级，语言精到，小说里还有满满的知识点。俗语讲：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。《墨池记》四个故事，都设置了传承文明的使命式人物，有戏曲，有修船，有书法，有武术，有科普，操持者包括师徒、父子、同道、或者仅仅是随缘的人。所谓殊途同归，他们对“传承”有着自我的坚守与固执，阿占静冷而克制地记录这些文明传承中的闪光点，而每句真传的“真经”，又都是丰赡的氛围与气场。戏剧也好，中医也好，书法也好，武术也好，在阿占的裁夺下，显示出了最具张力和质感的表现形式。不懂的人会感知她的文字之美，内行则会心一笑，觉得阿占是真的懂啊。这种“你懂得”的同频共振，也是读者阅读爽感的来源之一。就像解答了作者的文中隐藏的谜语，挖到了电影中埋藏的彩蛋，一种“我懂你”的惺惺相惜之感。

将“道”寓于故事之中，将传承的力量蕴含于人物的风骨之中，在那些看似平淡却不平凡的日子里，让人隐约见到个人英雄主义的“快闪”。不管是老城老房子里的寂寞清高女人，独驾舢板的悲剧天才船老大，还是勤于墨耕从少年到白头的书法家，教导后海摸鱼少年搏击人生的师父……他们的人生故事原本应该湮没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喧嚣之中，现在，还好有阿占，她挖掘出了这些“人间流水”，并赋予他们尊严和光彩。

《墨池记》也描述了这座城市发展中坐地户土著的得与失。在悲喜无常中，迭代、传承、发展，他们所有的不甘或许抵不过命运的翻云覆雨手，无论努力向上还是躺平度日，巨大的城市总会包容你，亦会淹没你、同化你。唯一不必怀疑的是，他们深沉地热爱这座城市。他们付出的，经历的，回味的，哪怕最后忘记的，都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——而这一切的最初，都是阿占这个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偏爱。

少年时期，我们热衷于辩论赛，喜欢各种类似“知难行易”还是“知易行难”的辩题。我曾经认为“知易行难”，如今人到中年，越来越觉得“知难行易”。《墨池记》在手，会强烈感受到被阿占全息复制的生活“现场感”，想必在阿占那里，“知”与“行”的统一，是大量时间与精力、思考与坚持的付出，她在记录并忠实地书写一切，从广大到精微，关于这座城市的基因与血统，变异与传承。

向着渔村和岛屿出发

周小固



《海货》
阿占 著
青岛出版社

故乡是作家的精神原乡。鲁迅与百草园、沈从文与湘西，老舍和他的四九城、萧红和她的呼兰，都在证明着故乡与作家之间的重构关系。青岛女作家阿占也不例外——阿占一直在胶州湾海域乃至整个山东半岛行走，为大海立传，用文字和绘画持续描摹岛上风物、人文民俗、非虚构史，某种意义上她已经与那片海互为定语和形容词，她的故乡书写也完成了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的彼此交融。

翻开阿占的最新散文集《海货》，全书四色彩印，分为“潮”“味”“岛”三个篇章，文字满是对视觉神经的蓝咸肥满的刺激，如刀劈、如腌渍、如暗香透肤、如瓷裂无声。书中人物包括船老大、船伙计、盐工、剃头匠、豆腐匠和织网女等若干，阿占为这些芸芸众生画像，无黑白、全重彩，无俊帅、皆痴怪，完全是兴盛顶峰的阿占笔法，读来令人拍案击唾，不觉夜深，惊起一片睡蝉。

阿占不停步地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行走，追逐潮汐漫游大地。她认为，写散文，唯有抵达才能与这个世界建立超越性的、精神性的关系。她自觉地践行田野调查，“做一个卑微的行动者”，向着渔村和岛屿出发，已经成为她的本能的一部分。《海货》显然是阿占经年踏访胶东老渔民采集口述材料的艺术创作，具体说来，这本书主要涉及西海岸琅琊镇斋堂岛、灵山岛、顾家岛、胡家山和滨海街道高峪村、宅科村；崂山王哥庄街道港东村、青山村、黄山村、沙子口；即墨雄崖所、栲栳村；荣成俚岛镇烟墩角村、成山镇西霞口村；乳山白沙镇大陶家村、烟台芝罘岛、日照岚山头街道官草汪等渔村，以及胶州湾内数个离岛……山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，以东西290公里、南北190公里的体量伸入渤海和黄海，“所以，还有很多未经之地等待着我去探访。”阿占说。

在青岛，谈论海味是打开话题的最好方式之一。对于生长在海边的人来说，海货之鲜咸是基因里的记忆，是生命况味的重要部分。阿占之“味”，读来让人口舌生津。我在《厨娘妖娆》里认识了琴生，在《鱼香这把钥匙》里知道了何爷，在《吃蟹》里遇到了李Sir。画风通常是这样的：人们像猫科动物一样巡视着意识流里的疆土，熟悉的气味让他们心安。他们卸下盔甲，使用最闲散的步态，最自若的神情，走向了农贸市场。没多久，右手拎着当流海货的他们，顺路

拐进路口的啤酒屋，再出来的时候，左手已经提上金灿灿的散啤。走在回家的斜坡上，行于锐角的伏笔里，他们必会遇上翻版的自己——楼上老王、前楼大张、老婆跳广场舞的闺蜜的老公，彼此手上都有着相同的装备，也可以说是青岛幸福生活的标配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与他们，会像对暗号那样，抛出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问一答。

好食者在这些地道的文字里找饕餮的快感，更看出了文字背后记载的先民们生存的法典。比如阿占所书写的“渔歌号子”，根本就是渔家的信天游，有领有合，朗朗上口，随潮汐派遣。潮汐有多跌宕，号子的层次就有多丰沛。撑缆号、箍桩号、拿船号、推关号、撑篷号、棹棹号、打户号、悬斗号、淘鱼号、溜网号、点水号……根据劳作场景、时段和方式的不同，号子多达几十种，那些唱响于远海的，仿佛隐喻着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；近海的则是召令，喊着号子，气力往一处集结，才能把船推出去，把鱼拉上来。阿占的笔墨不得不为此尽情地铺张：“群山在不远处堆叠，渴饮大海的心灵，永不满足。若能回到风帆时代，我愿意每天穿过古老的渔村，沿着倾斜向海的阳坡，任大大的日头把我晒黑，硬硬的海风把我吹瘦——我不在乎，那种时候，我只关注耳朵的收成，因为船歌号子响起了。尤其在日落时分，沿着灿橘流金的霞光，渔家满载归来，整个渔村镶嵌在船歌号子里，渔家的女人和孩子安心地在大海坐巢。”

海边有阐释生命诗学的天然现场。阿占精彩呈现着“人的海”或“海的人”。这里的山、海、渔、歌，这里的湾、港、船、岛，经过岁月的打磨，经过人类精神的整合，最终演绎成海湾的地方志，半岛的语文，船舶的族谱，港口的记忆。阿占，忠诚地书写了这一切。

